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香台集》考论

陈国军

《香台集》是一部藏之甚秘的明代诗集。目前所知，仅在国家图书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着这部明代蓝格钞本的三卷本残本。台湾伟文出版社1977年、1978年曾两次排印出版，编在《秘笈丛书》中。收藏者及伟文出版社均认为这部作品的作者是明代瞿佑。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本《香台集》，笔者认为它的作者应是明徐伯龄，书名为《香台集注》。两书体例不同，并因此《香台集》的性质与归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人们误解；《香台集》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且传抄的内容没有超出残本《香台集注》。

一、瞿佑《香台集》及其著录、体例、版本系统

瞿佑（1347—1433），字宗吉，一字诚斋，号山阴道人，晚年号乐全翁，浙江钱塘人。瞿佑才博学赡，风致俊朗，少时就负诗名，元末明初大诗人杨维桢叹为“千里驹”，而凌云翰则称之为“小友”。瞿佑生长于明经世家，对《春秋》、《诗经》、《资治通鉴》等颇有研究。洪武初，钱塘县以“明经”辟举奏荐，任仁和训导，后转临安训导、河南宜阳训导。建文二年秋，由于明朝暂停江北五布政司所属府县县学，瞿佑赴南京礼部交纳学官印，而转授国子助教，并因明经预修国史。永乐三年，瞿佑任周王府长

史，“辅导以正，与时有声”，但永乐六年，仍因飞来“诗祸”而被逮锦衣卫。永乐十一年，瞿佑被编管至保安御边。瞿佑谪戍保安十年，宣德元年，在英国公张辅的帮助下，才放归北京。瞿佑在北京，当了三年英国公张辅的西宾，宣德四年才回到浙江钱塘。死后葬于钱塘甘溪^①。

瞿佑著有诗集《香台集》，最早见于永乐十九年瞿佑自己的《重校剪灯新话后序》：“少时读书之暇，性喜著述，……作诗则有《鼓吹续音》、《风木遗音》、《乐府拟题》、《屏山佳趣》、《香台集》、《采芹稿》。”^②嗣后天顺、成化年间，徐伯龄《蟬精隽》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记录：“先正瞿存斋先生宗吉，尝咏女故事三百绝，名《香台集》。前百首为《香台咏》，次百首名《续咏》，又百首为《新咏》。”^③到明嘉靖、隆庆时期，郎瑛还拥有瞿佑《香台集》的手稿：“《香台诗》集，吾杭国初瞿宗吉所作，拟《玉台》、《香奁》而各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续、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句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稿，每读每叹其学博才敏。”^④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二《诗文》卷也同样记录了“见存”的瞿佑《香台集》。后世公私书目如高儒《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都对瞿佑的《香台集》予以著录。

但在这些材料中，郎瑛、徐伯龄的著录与高儒等人对《香台集》的著录有着明显的分歧。徐伯龄、郎瑛所见的是《香台集》的手稿，其得名于《玉台》、《香奁》两集，是瞿佑少时句日而作，分为《香台初咏》、《香台续咏》、《香台新咏》各百绝，《香台集》为其总称。《香台集》共三百首，每首前有瞿佑自序。而到高儒《百川书志》时，《香台集》在著录上已发生了某种紊乱：“（《香台集》三卷）皇明钱塘存斋瞿宗吉著。纂言纪事，得百一十题。事关闺阁，辞切劝惩。仍以本事附于题后，傍注系于诗下。资人咏吟之趣，而广见闻之方，庶几咏史之作也。”《百川书志》在诗歌数目、体例方式上，都迥异于郎瑛等人的记录。其后《宝文堂书

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等均沿袭了高儒的说法。由此可知，《香台集》可分为两大版本系统：一是稿本系统。这一系统的《香台集》分为初、续、新三集，前有瞿佑序文，共三百首；一是注本系统。这一系统“以本事附于题后，傍注系于诗下”，共收诗三百首，散存一百二十首，分为三卷，有张天锡序文。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乾隆《杭州府志》卷九十〈艺文五·集部一〉的著录中，得到证实。这本方志，在著录瞿佑《香台百咏》后，又著录了《香台集》、《香台续集》、《香台新咏》三书。

二、现存三卷蓝格钞本《香台集》（残本）的体例与作者

瞿佑手稿本《香台集》至今无人发现，恐无重现天日的希望了。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蓝格本《香台集》，均为三卷本残本系统。已故著名学者王重民在对国家图书馆此书著录时说：“此本取古来仕女百二十人，人为乐府一首。先著其出处，以摭诗中故事附注于后。疑并佑一人所为，其注非后人所加。《千顷堂书目》既载《香台集》三卷，又载《香台百咏》一卷，殆是集原为百首，后增益二十首，分为三卷，此当是最后定本也。”^⑤天一阁曾藏一部《香台集》：“《香台集》三卷，有若干题，如《嫦娥奔月》、《神女行云》等，各写七绝一首，并著其事迹，至《易山乐府》止，无序跋，蓝格钞本，一册。”^⑥两者著录卷数、诗的数量、体例均相同，当是同一本书。

三卷蓝格钞本《香台集》残本的作者是明代的徐伯龄而不是瞿佑。徐伯龄，字延之，自署曰古剡，又因集箬为冠而号箬冠子，钱塘人，一曰嵊县人^⑦，嘉兴人^⑧。其父徐珙为瞿佑旧交。据记载：“徐延之将诞，其父珙梦故人瞿宗吉来访，即觉生延之。后学问文章，几近宗吉。而不得其精。”^⑨徐伯龄性颖敏，举事不拘小节，精于音律，擅于乐府，巧于书画，所谓“襟度飘然物外情，行踪到处饮香名。一床流水伯牙操，满耳清风子晋笙。文字纂修人尽服，

古今成败论皆倾。可怜当道诸卿相，不把封章为贾生”^⑩者。著有《大音正谱》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台集注》三卷、《蟬精雋》二十卷。

徐伯龄为瞿佑《香台集》作注，一方面是为父执好友张扬，另一方面也因《香台集》“引据奇僻而无释之者，后学病焉”。徐伯龄承老师刘泰之命为《香台集》考注，“阅三月而稿成，凡所引书千有余种”。《香台集注》勒成，由徐伯龄的友人张天锡为之作序。“先正瞿存斋先生宗吉尝咏女故事三百绝，名《香台集》。前百首为《香台百咏》，次百首名《续咏》，又百首为《新咏》。引用深僻，讽刺切实，读者不能遍考，每遇事病焉。予尝为菊庄先生言之，先生乃命为之训诂，因不揣僭妄承命考注，阅三月而稿成。凡引书千有余种。友人海观先生张天锡为之序”^⑪。今存国家图书馆的《香台集》蓝格本，佚去序文。为文献中，抄撮现存《蟬精雋》中的张天锡序文于下：

香台，儿女之事；训诂，记问之学，去圣人之道远矣。然而《易》著“金夫不有躬”，朱子释之曰：“若鲁秋胡之为者”，岂圣人之迹亦近儿女，而朱子亦但训诂记问为哉？是不然。男女居室，天地之义也，归之正者。天不归者，非天归不正者，亦非天或正以劝也，或不正以诫也，或正而不正以警终也，或不正而正以谨始也。或无而有念不可罔也；或虚而妖亦不可不正也。呜呼，不有作者，知自有谁？不有注者，知作者其谁？毋谓事儿女，毋谓学蹈训诂，终语之曰：“心无邪。”作者谁？瞿佑宗吉；再注者谁？徐伯龄延之。宗吉事，在人耳目。延之，予友，博学强知，天文地理无不通，尤精音律字义，兹盖其一长云。

徐伯龄注《香台集》取诸史志、诗话、小说、传奇（戏曲）与杂著，凡千有余种。其训诂、注释方法为，先用史事本末破题，后录瞿佑原诗，再附注诗中涉及的典故史实。徐注因《香台集》每绝所咏故事涉典的多寡，训诂也有详略之别。徐伯龄《香台集

注》固是训诂，但也为瞿佑《香台集》普及了读者，增添了新意。

三、《香台集》的性质与归类

徐伯龄给瞿佑的《香台集》添注了新的生命力，给《香台集》增加了新的版本系统。但在事实上，可能连徐伯龄本人都始料未及的，那就是《香台集》产生了归类问题。

瞿佑《香台集》在他自己所写的《重校剪灯新话后序》中，还是以“诗集”的性质出现。郎瑛《七修类稿》也目之为是。归属问题最早产生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在《百川书志》中将《香台集》归诸“史部传记类”，并以“纂言纪事”为之定性。自高儒将《香台集》目为“传记”后，明《宝文堂书目》列入“子部杂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及《明史·艺文志》均将三卷本《香台集》视为“小说家类”。这一看法，到现在仍为已故话本小说史专家胡士莹先生所接受^②。

《香台集》徐注三卷本，之所以被目为“小说家类”，一方面是因为它杂取明前小说，尤其是唐人小说，诸如《莺莺传》、《传奇》、《甘泽谣》、《异闻集》、《任氏传》等广为人知的传奇小说。瞿佑以此为题，吟咏成诗；而伯龄则摘录小说，勒成梗概，使得瞿佑原诗似乎成为所咏小说女主人公的引申与发挥。这类现象，如《龙女传书》、《秦女吹箫》、《湘灵鼓瑟》、《崔莺待月》、《任氏狐妖》、《红拂宵征》等残存四十四篇，约占《香台集注》（残本120篇）的36%。《香台集》被归属小说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同元末明初勃兴的“讲史小说”有着某些相似的特征。讲史小说，即“平话”、“评话”。据张政烺先生研究，“平话”之“平”，是指“以诗为评”；它“有两种作用：1. 作论断之根据；2. 状事物之形象”^③。徐注《香台集》以史书为题的，如《琅琅通史》、《独孤误君》、《丽华出井》、《褒姒不笑》、《虞姬请剑》等，共四十六篇，约占全书的38%。这类以《史记》、《汉书》、《唐书》、《五代史》、宋

《资治通鉴长编》编年等为题目、材料的七绝，每篇独立起来看，仿佛都是先叙述史事，即历史故事，再以瞿佑的七绝作为“论断之根据”，颇似讲史小说中的某一片断。这一创作现象，在高儒、黄虞稷的时代，即讲史小说已经畅行的时代，是很容易被人们归类于“小说”的。徐注《香台集》，无论是直接以小说为题，还是吟咏史事，杂取戏曲，在结构上，它们都因“每首题下注大意，诗下引史而以己意论断之……已树立平话之规模”，而被人误以为“小说”。

四、《香台集》的流传与辑佚

瞿佑在永乐六年（1409）因“诗祸”被逮锦衣卫，著述“散亡零落无存者”，《香台集》的传播也同获厄运。从目前文献记载来看，《香台集》仅徐伯龄、郎瑛幸获瞿佑手稿，稍后再无人获睹《香台集》全璧。《香台集》因此险湮没。《香台集》也因此为藏书家所宝。《香台集》在明代后期及清代，除徐伯龄《香台集注》残存一百二十首外，范围极小地散存于《石仓历代诗选》、《列朝诗集》、《明诗纪事》、《御定历代题诗类》^⑭诸书中。

编著者	书 名	选录作品	《香台集注》名称卷帙
钱谦益	列朝诗集	1. 秦女吹箫 2. 王母仙桃 3. 阿娇金屋 4. 武灵后 5. 乐昌分镜 6. 朝云诵谒 7. 盼盼 8. 春莺啭曲 9. 师师擅板	上卷 第七首 第九首 第二十一首 原题“武灵白华”第二十二首 原题“乐昌破镜”第二十四首 下卷 第一首 原题“盼盼燕楼”第三首 第二十四首 中卷 第二十二首

编著者	书 名	选录作品	《香台集注》名称卷帙
陈 田	明诗纪事	1. 阿娇金屋 2. 朝云谒谒 3. 师师擅板	上卷 第二十一首 下卷 第一首 中卷 第二十三首
陈邦炜等 奉敕编纂	御定历代 题画诗类	1. 西施含颦图 2. 冯媛当熊图 3. 飞燕掌舞图 4. 盼盼燕子楼图 5. 朝云谒谒图 6. 后土琼花图 7. 织女图 8. 嫦娥奔月图	上卷 第四十首 第三十五首 第十七首 下卷 第三首 第一首 上卷 第十首 原名“织女牛夫” 上卷 第六首 上卷 第一首
曹学佺	石仓历代 诗选	1. 嫦娥奔月 2. 龙女传书 3. 织女牛夫 4. 王母仙桃 5. 后土琼花 6. 洛神凌波 7. 毛女成仙 8. 则天春思 9. 飞燕掌舞 10. 阿娇金屋 11. 武灵白花 12. 戚姬临池 13. 冯媛当熊 14. 西施含颦 15. 韦后双陆 16. 良娣樗蒲 17. 陈女更衣 18. 杏娘荐席	上卷 第一首 第三首 第六首 第九首 第十首 第十一首 第十四首 原名“则天游春”第十五首 第十七首 第二十一首 第二十二首 第三十首 第三十五首 第四十首 中卷 第七首 原名“良娣樗蒲”第八首 第十一首 第十二首

编著者	书 名	选录作品	《香台集注》名称卷帙
		19. 乳母回顾	第十八首
		20. 琼琼玉笋	第十九首
		21. 师师擅板	第二十一首
		22. 冀妻堕髻	第二十二首
		23. 官妓侍僧	第二十六首
		24. 碧玉赴井	第二十八首
		25. 文君当炉	第三十二首
		26. 朝云诵偈	第三十四首
		27. 盼盼燕楼	下卷 第三首
		28. 瑞瑞雪楼	原名“瑞瑞雪岭” 第四首
		29. 柳氏重归	第七首
		30. 红线仙侠	第九首
		31. 李娃念旧	第十三首
		32. 春莺啼曲	第二十四首
		33. 薛涛彩笺	第二十七首

此外，《古今小说》卷二十《明悟禅师赶五戒》引用《香台集注》下卷第十首“锦裆业缘”；明谢榛《诗家直说》卷三引《香台集》上卷第一首“嫦娥奔月”下两句；越南阮屿《传奇漫录》卷四《金华诗话记》引用了瞿佑《香台集》上卷第七首“秦女吹箫”后两句。

在上述编著中，值得一提的是《御定历代题画诗类》。题画诗，顾名思义指创作题写于画面上的诗歌。从《历代题画诗类》对瞿佑《香台集》诗的著录来看，《香台集》中的一些诗，至少有八首被后世的画家绘成图画，并配以瞿佑原诗。

三百绝的《香台集》，今天仅残存百二十首。笔者在索检、辑佚《瞿佑集》时，在徐伯龄《蟬精雋》卷十二《诗人意多同》条，辑到《香台集》的一首佚诗《汉嫂辘轳》：“张海观尝咏刘项事云：‘鸿沟不界两龙争，致意尔翁任意烹；莫怪封侯号羹颺，平生只在

一杯羹。’予后以《香台集》示之，方谂瞿存斋已有此言，海观实未见其书也。存斋《汉嫂辘金》诗云：‘蚤年转辘寻丘嫂，中岁分杯乞若翁。可笑刘郎穷肚腹，垂液只在一羹中。’”

注：

①瞿佑生平详李剑国、陈国军：《瞿佑仕宦经历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四期；《瞿佑续考》南开学报1997年第三期。

②见瞿佑：《重校剪灯新话后序》，朝鲜《剪灯新话句解》本。

③、⑪《四库全书·蟫精隽》十六卷残本。

④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六〈事物类·香台百咏〉。

⑤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

⑥周子美编：《天一阁藏书经见录》卷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⑦《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二二部杂家类六：“明徐伯龄……自署曰古剡，盖嵊县人。……又曰杭人也。岂嵊其祖籍欤？”

⑧《嘉兴县志》曰：“徐伯龄，嘉兴人，举于乡，为瓯江教谕，善诗画。”

⑨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

⑩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三〈才情雅致〉。

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明代的传奇文和通俗类书》：“（瞿佑）著作除《剪灯新话》外，还有《香台集》三卷，也是一部小说集。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

⑬张政烺：《讲史与咏史诗》，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⑭《御定历代题画诗类》，见《四库全书·集部》卷一九〇。

作者工作单位：廊坊中国武警学院基础部